



升菴文集

星

第七十三卷

仙佛

第七十四卷

天文

第七十五卷

天文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三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佛性

有僧問蚯蚓截爲兩段首尾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
未有答也伯清舉似余余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桴
停鼓歇音響猶轟

詩禪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網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

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證以杜詩亦可為詩禪也已

彭祖

率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論語注老彭商賢大夫世傳彭祖八百歲此亦一證也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冷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王儁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腐者昔有王儁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儁為王子喬誤也久矣

賀充

賀充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至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此事殊可詫，而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也。此事不可謂無，但難以理推爾。

謝自然

韓文公不信神仙，而謝自然一詩，亦信以為有，蓋當時有人的見而公亦的聞也。薛能亦有一首云：漫道神仙事渺然，珠宮咫尺在人天。花顏雲鬢一女子，獨騎白鶴冲紫烟。是信有其事也。予觀劉商詩集，有謝

自然返却舊居一絕云：仙侶招邀自有期，九天升降五雲隨。不知辭罷虛皇日，更向人間住幾時。以此觀之，謝為道士所惑，染其妖術，飛昇之事，如今時術人騎草龍上天之類耳。是昌黎亦為所欺也。世又有病風顛者，即能乘危升高，疾愈即不能矣。謝自然寧非此流耶？近代天順中，有南京後府經歷卜馬益，本山後人，有一全真道士謁之曰：吾有小術，子盍觀之。即抽刀斬府庭大槐，凌空而去。黃白點化頃刻而成，益以為真仙，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麗，道士取其髮呪之。夜從門隙迭奔卧所，初喜之後，苦其術，涕泣以告，益

不勝憤始白於守備急塗以犬血擒之囚送京師伏
誅噫以古準今謝自然得非妖道士挑之以奔乎是
以聖人不語怪而士君子深惡而痛絕之亦以避禍
而遠辱也。

船子和尚四偈

船子和尚蜀之淨衆寺僧也有偈四首其一曰三十
年前海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
計功程得便休其二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釣頭往往
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來其三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須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

住夜深依舊宿蘆花其四曰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
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舡空載月明歸今
但知其末
一首耳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嵒同時韓
潤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
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常氏妹遠
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傳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
昧矣可發一笑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
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

馬王晉卿初製此腔。鮮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疑為製鮮紅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鮮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填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於長生之說，而隨俗耳。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於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於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音姓仙女

嘯賦注：靈寤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姓音，生仍不言。王怪而棄之。南浮棄之阿，與神人會，教以治災之術。於是能言。出山在國中，其國太枯旱，地下生火，穿地取水。百夫無泉，王怖懼，女為仰嘯，天降洪水。至十夫於是化形隱景而去。

紫姑仙詠槽詩

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月。

箕仙筆詩

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纏尖圓，狂僧堪笑堆成。

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窓下玉蛛溼夜月几間雪蘭湧
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又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
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
為喬冢宰賦白巖行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
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挿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兵
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
八埏霖雨瞻空濛虛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
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伐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宮
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崢嶸自卓立胸襟
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
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
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
分一諦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
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
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既跌宕字又飛
動豈術士能贗作者吁異哉

鄱陽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
服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
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
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窓看之
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
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
還遂歸拒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
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
幟晃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
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
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
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
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
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
祭之

死友救難

丘文莊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
官呵喨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
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
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

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
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於
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
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足
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驚濤之
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有所試。醉
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宿契。始
落落以難合，終惻惻而交勵。柰何命與心違，中道而
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
誼。老妻北來，舟次江蒞，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

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
傳君之為神，涖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過而驗之，無乃
棘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
也見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
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
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
之峯，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
過。宿醒未醒，踰其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
操戈之舉。落筭不援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
遑恤，况伉儷乎。生為人，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

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淚。具別紙以焚燎。就宿草以洗酌。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世人之凡言。持歆御醞之醇味。尚享詩曰。幽顯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鷄壇負舊盟。

上皂莢樹

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莢樹。妻令綱昇樹數丈。方能飛。今俗稱畏內者曰上皂莢樹。亦有本。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黎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堠子偈

堠烽擎空直直。烟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斷千山。

無名偈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弓。○慎按五根者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勿始於意佛氏六根終於意。

三昧

三昧出釋氏書乃梵語也。此云調正直又云正定亦云正受。圭峯疏云不受諸受名為正受。又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

諸趣

張湛列子注云龜龍甲麟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佛經以蚊蚋小蟲之屬名曰諸趣。本此傳大士諸趣云若欲見佛看三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或擲山水口轟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綦箏或鑽木孔為鄉貫或徧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為村巷或卧土石作階庭諸佛菩薩悉如是只個名為舍衛城。

夢說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羸取馮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於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馮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用佛書語漿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真如之義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錢起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

真如不讀經

闡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闡士五峯秀真骨闡士開士皆僧之稱

仙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烟冪遠郊遙峰沒歸翼傳以為古仙句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見詩老翁傳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

水田衣

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艷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芻菴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巧者不泥掌泥今云林止以手捨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

成謂之影壁

江淮名山圖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註詩經是僧而兼儒也殆隱於禪者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唐北魏一萬三千見通鑑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供齋食也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蹤又陳世

凋亡後仁祠識舊山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常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

太極泉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太極之泉不知何語後閱酉陽雜俎仙藥有太極泉蓋神漢益漿之類也宋齊六代文人每好用僻事例如此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帝而婆娑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媼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即唱曰旭日先已出農夫向田去妄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即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妄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賡曰我等沒巴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即泣曰我不憂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獅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

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白蜺嬰弟

楚辭天問曰：白蜺嬰弟，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而不能固藏。舊注云：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弟，白雲透蛇。若蛇者也。昔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儁，子儁化為白蜺，而嬰弟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

墮其藥，俯而試之，子儁之尸也。此本淮南王安離騷傳之說，而王逸述之。淮與楚近，安去屈未百年，其說當有祖疑以傳疑可也。朱文公訂楚辭，以其怪誕而刪之。余謂存之，亦有益於教，何也。王子儁，世所稱神仙也。既已成蜺變化，而猶不免戈擊之難，則世之學仙何為者耶。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

為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然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飢民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四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宋儒論天

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贅之隨聲而妄衍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為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

洛下閔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
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
必知也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
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
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
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
事乎由是言之則莊子長春固爲正論而康節晦翁
之言似不足取矣

本朝劉伯溫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
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
也是聖人所不能知也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
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
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閔人無術以知之
豈惟此爾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
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
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
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與且聖賢之學切
問近思亦何必求知天外之事耶

天綱

漢書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
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
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兩兒辯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故。一曰。我以日
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
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
中。纔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
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

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
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
出東方。其間甚踈。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
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
遠於旁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
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
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
從太陰中來。故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
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
由暗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

明明還自奪是以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而差微晉束皙以爲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大小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感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昂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心形有亂目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安岌云余以爲子陽天陽下降日下熱束皙言

天體存於側則日大頗近之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踈在上則其間密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氣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燄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燄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因讀列子

而叢集舊說如上。又思列子之爲此段，雖曰寓言，實有至理，蓋引而不發，使後人深察澄觀而得其說，故設爲兩兒之言，以戲百世之下。迄今百世之下，雖宿學妙術，屢數百辭而猶不可了，然使果有兩兒而以關子陽桓君山東哲安宓當之，亦未易折此兩黃口也。朱紫陽云：必有真人乘龍凌虛出倒景之上，崑崙之外，而後可訂其是非耳。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茲言善夫。

丘處機論日

易曰：日入地中，明夷。邵子云：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丘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如何卻沉於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星墜於地，猶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月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偏，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耶？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

斗圻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卻得恰好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昧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直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逆邈而去未嘗暫止北斗幹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為據右丘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日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天由此觀之長春之識卓矣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日昃也

日斜曰暍

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暍暍日斜也遼左有東暍縣賈誼賦日斜庚子

斜音移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谷日所行處道也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鬱儀結璘日魂月魄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注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又服日精月華之法日初出時東向叩齒九通微咒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照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颯象呼此十六字日中五色流霞俱入口中月初出時西向叩齒微咒月魄名月中五夫人字曰月魄

蕭芳艷翳寥婉虛靈蘭鬱華結翹淳金清瑩炁容素標呼此二十四字月中五色精光俱入口中此其說甚誕然從來亦久矣唐陸魯望詠橘詩剖似日魂初拆後弄如星髓未彫前宋王半山梅詩好借月魄來映獨恐隨春夢去飛揚正用其語而鬱儀結璘文人好奇者屢用之矣又羿妻嫦娥小字純狐亦出緯書迂恠不足言聊筆之以爲獻笑之適

彈鳥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鳥崦嵫竹扶馬蟠桃鞭鳥日中鳥也扶音叱朴也今本

誤作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暉將出兮東方，照吾乘兮扶桑，撫余馬兮安車，夜皎皎兮既明。淮南子曰：出虞淵，爰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爲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

吳泉

吳泉，即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虜之省爲乎，禮之省爲祖也。唐人避淵爲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絳象云：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爲常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爲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爲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

儀之爲常娥即拾遺之爲十姨也。

蟾蜍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
音缺

玉井金波

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陵玉井臨迥度金波謝朓詩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
名

旁羅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

新刻漏銘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尚書考靈耀曰冬至
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餘
之鄭玄注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
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
故言却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如今之日晷
地羅也十二項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
記注之遺

金虎

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
大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文選張平子賦始于宮隣

卒于金虎注不知引此而謬自爲說

離瑜

天文志白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縞同袿衣也傳毅所謂華袿飛髻垂織羅也瑜王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星微則後宮儉明則後宮奢

織女昴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莒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甘氏星經

甘氏星經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宗之精也爲鷄二足爲烏三足鷄在日中而烏之精爲星以司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在馬月一星在昴之南畢之北月者陰宗之精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馬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昴畢自司其行度而氏房昴畢乃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又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斧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娥訾爲天門故其神栖焉室不

得而司之也。

石氏星經

石氏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氏有房有心有尾有箕氏胸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木司東嶽司東方司鱗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與辨同班文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司毛

蟲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素翼翻軫尾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左傳史記天官書喙作味味張即柳張兩星之間也隋志喙作注又有注張之文或訛為汪張皆本于石氏柳為鳥喙之說○王奕曰朱鳥以其羽蟲之長稱乎而曰鶉首鶉尾何也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鶉赤鳳謂之鶉白鳳謂之鶉紫鳳謂之鶉蓋鳳生於丹穴鶉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象焉考之月令夏其蟲羽鳳羽蟲之長故南方之宿為朱鳥吳興沈氏以朱鳥為丹鶉豈知四獸皆蟲之

長也。鷄之微何預。

注張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因命內閣取祕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亦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於私習天文之禁乎

中宮宿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司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黃龍於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是求之未盡也亦猶民

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令所謂中央五時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天市垣之星而在張宿之分野分爲土德寄王鷄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與

九宮

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

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見唐會要

九宮七色

九宮七色之說出於乾鑿度云伏羲時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於下方謂之飛九宮

依鳥哀鳥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卽位漢書

蔚然作哀鳥。其氏星經作依鳥。依亦音哀也。注云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爾武功縣刻儲光羲詩首一篇以哀鳥。卽作衰鳥。卽康德涵問余衰鳥。卽何說。余曰必是哀鳥。卽康深然之。及檢天文圖作依鳥。又疑而不及改正。按依亦音哀。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依音哀。曹子建詩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可證。

十二軍以天星爲名

唐武德中置十二軍。皆取天星爲名。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弋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邠州道爲招搖軍。麟州道爲苑遊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宣州道爲天節軍。李太白詩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正指此。注者亦不知也。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恁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梦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舶。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騷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

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颶風

音貝允海潮溢皆此風爲之每一二歲或三四歲一作必在秋初過白露雖作不甚猛矣海人最患苦之俗謂之颶母風言海溢子當負母乞食嶺表錄云春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必有暴風則以虹爲颶之母爾佛經所謂風虹爲颶言雲文如貝也此說最近理允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爲海溢之先兆也東廣航海者曰犁頭雲蘇叔

黨颶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與虹暈犁雲之說相合許慎說文作颶从具解云具四方之風非也按柳子厚詩颶母偏驚估客船唐子西詩雲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字皆從貝柳文注亦音貝無從具之說今韻會收颶於七遇而九泰無颶字合補正之

四時風

即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爲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墮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坐寒驗之

良是余少時春月自京回蜀應試馬上風起時有一
二雨點着面以爲將雨土人曰非雨也乃風吹水上
樹耳咸訝其言按春曰條風言風所披拂津葉潤莖
噓枯吹生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亦有潤楚辭光風
轉蕙汎崇蘭謂之光者草木遇之而有光也夏之風
惟在半空故樹杪有聲而暑氣不解至秋涼風至則
自上而下矣冬之風鬻發吼地而生寒唐詩北風捲
地百草折諺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鬻策最有證耳
爾雅注李廵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者下
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謂之焱焱者上也昔人已
有

此說矣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地
氣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
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
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
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云雨止日出而
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金而

赤其名曰雲於呂氏春秋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

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

如行人一作佳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絡越雲如龍蜀

雲如困書兵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

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一作鶴

鶴起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嘴

赤如珠赤一本作縉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

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

蟠石易通卦驗吹雲陳思王有吹雲贊妬羅雲雲如

嚴妙鬢雲髮華嚴經樓閣雲同上虞邵菴畫蘭詩手

蕭雲宋書符瑞蘭雲南齊書目於蘭雕雲符瑞志

色儀鳳暗合八音又云散鬢雲漢五行志有雲如焱

粉雲蔣捷詞粉鱗雲山谷詞練涼雲李賀詩兩覆車

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喬雲太玄商雲紫赤縉雲

緯書立秋濁陰蒼雲春秋文唯鈎云楚有蒼雲如霓

賦蒼雲則重為軫皂雲東方朔含峰雲唐太宗詩泄雲蜀

賦窮岫泄雲日月恒油雲孟子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

雲烟火涔雲波水覽呂寶光雲元好問詩灑羅

雲也

屯雲

易卦屯卦

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霧愁永晝今俗本改霧作雲

書雲

詩人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獨以爲冬至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爲偏失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爲黃雲下爲黃埃江淹詩河州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

紫蜺商雲

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刊商雲當慶也

紫磨素雲

佛書有紫磨金玉半山詩紫磨月輪升靄靄三墳書月素雲雲成文章也

綺雲頽霞

綺雲之館頽霞之臺江淹學兔園賦中語也

雲華電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電三出而成實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朝雲暮雨

朝雲喜晴暮雲喜雨故宋玉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駛雨

酉陽雜俎河水流色渾駛流尸子黃河龍門駛流如行箭

元好問詩駛雨東南來自注駛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有駛雪帖

文武露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采醴雀錫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為甘露○雀錫後人亦認為甘露

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眺詩曰華漢渟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河裏扇月傍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問起居遠隔絳河蓋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齡霄紫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即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謫於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水虹風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滇人呼爲水樁

九虹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譎則九虹並見○緯書凡曰

女訛者謂嫡庶失叙也。

駭霞

袁翻思歸賦駭霞兮絳霧韓文雲陰解駭日光穿漏

輕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七政

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增入月孛紫炁羅睺計都四餘星爲十一曜計生於天尾羅生於天首孛生於月炁生於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爲計天

首爲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羊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七政曆亦有四餘躔度。

望氣經

唐邵諤著望氣經言墨子呂不韋陳平范增皆有其書今不可見其書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荊州占未央訣比之史記天官書爲備今刺取其要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

午時天無言以七曜垂文地無言以五雲騰氣四時
無言以寒暑變節六甲無言以孤虛定位晉氣之雲
白潤精明楚雲如日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魏
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周雲如車
輪華山河南氣色下黑上赤韓雲似布幽薊之氣如
長蛇形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蜀雲如困輦乍高乍下
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靛淮水之間氣如
瀑布渭水之象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附漢亦
如圖畫晉志東海江漢之氣如搖杆東齊吳鄭之間
氣如絳衣趙冀氣如黑牛尾燕趙之間上青下黑北

夷氣如窮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群來而不斷
也南蠻之氣如舩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
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
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
有潜龍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大熟
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鬱鬱蔥
蔥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
澤皦皦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氣如樓
者玉氣也絕氣有銅紅氣有瓊爲璘褐色爲鍊赭色
雲氣下垂不可以掘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

泝雲波水陣雲如丘垣杼雲類杼軸杓雲如繩蜺雲
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煙若
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曰卿雲卿雲者喜氣
也若霧非霧若蒙非蒙着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被
甲而趨允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
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
獸居上者勝邵鄂賦曰圓穹上乎神運方輿下乎氣
昇聖主臨朝黃赤鳳龜於宮闕賢人出處五色龍虎
於樓城鬱鬱蒼蒼華蓋氤氳而顯著紛紛郁郁紫桂
輪困而漸生九土表山河之異四方陳介胄之名晉
氣皎皎楚日亭亭渤海碣岱漆黑米經鼠從魏軍越
有龍騰之勢犬隨荆卒秦常人步之形周土如輪華
山之鳥雲上赤韓疆似布薊門之蛇象均青宋國排
轅魯邦陣馬有蜀困輦或高或下黑猪濟水齊郊之
青氣繞天素練江濱嵩嶽之赤雲在野少室白兔淮
南之瀑布條長渭水白狼東海之懸燈焰寡江漢搖
杆吳鄭絳衣青黑燕趙穹廬北夷海傍蜃樓北方見
牛羊群畜廣野宮闕南蠻動舩閣旌旗樹接東夷龜
億結白雲竟日宅臨西戎龍潛聚黑氣經時

宇宙

上下四旁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於尸子也。楊子太玄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

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攘之。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既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四卷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五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槐序

槐序指夏日也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歲陽名

歲陽名始見於爾雅攝提格以下二十四名是也後世相傳以為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闕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尚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殷人以

生日名子十干備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干之異名也獨史記曆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漢世術家創為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為是今疑其非願與有定見君子商確之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分明用曆家之言稍變其字以別子寅庚之文非必謂以是紀歲也

放春行春發春班春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

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禊有春秋

禊水上禊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禊除玉右軍蘭亭暮春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翰輟墓吐瀉庚辛之域劉禎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禊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故宋人賀正啓有瑞霙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冬至夏至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三方已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

另日

俗謂異日曰另日另字音命令之令然其字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服以待今日今日即異日也注謂今為善非

泰春泰秋

古大字音義與泰通大別作泰自范曄作後漢書始用之避其家諱也按莊子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謂大庭氏也管子書有泰春泰夏泰秋泰冬董仲舒策陽長居大夏陰長居大冬正用管子語則大冬大夏皆音泰今人皆失其讀

十二屬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已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

八月朽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又徑欲誅雲師疇能補天漏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霑吳下曰入液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為朽月今年賴得是豐年八音讀為帕平聲東方朔傳諧語云令壺齟老拍塗塗與八同注云文加切其下解云塗者漸如徑也亦雨濕泥濘之義爾雅十二月為畢塗月八月之諺雖俗其音義字形亦避而尚矣

支干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

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在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

過也

觀歲陽名一條此或
是前時未定之見

渴日兢辰

魏董遇字季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渴日可對兢辰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此月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曰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因小會養花

天氣為輕陰。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令不忌醉。翻是樂無為。又曰。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但令不事事。同醉俗中人。此日必飲酒。官司不令開庫而已。

曆名括

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剖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

五時象五器

其氏星經。太昊執規而治春。炎帝執準而治夏。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少昊執矩而治秋。顓頊執權衡而治冬。諸書祖其說。互有同異。淮南子云。執衡治夏。權衡二物相依為用。豈可分也。素問作執矩治夏。執衡治秋。尤謬。矩所以為方。義以方外。秋金義也。焉有執衡之理。蓋鑿流傳會不通理之說也。春規圓以應仁也。夏準平以應禮也。中央繩以應信。信非一定之謂。繩亦非一定之器也。秋矩方以應義也。冬執權衡以應

智也。五器分五時，而冬有其二，亦猶東蒼龍、南朱雀、中央勾陳、西白虎，而北方玄武、騰蛇，又如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勾龍、西蓐收，北方曰修，曰熙，亦二神，其理甚奧，其說甚長。五時分配五器，淮南素問猶差謬，無怪乎卜者以戊起勾陳，巳起騰蛇，強以水為土，而不知冬有玄武、騰蛇二神，壬起騰蛇，癸起玄武，既不謬其方，玄武曷常無位乎？

六神

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巳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敝。戊巳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共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修熙，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罔蒙直酋，冥以配四時，而冬兼酋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由此？

勾陳

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陳庚辛白虎壬癸騰蛇玄武而卜者病玄武無位以戊為勾陳己為騰蛇而壬癸為玄武不知戊己為中央必屬勾陳而壬癸北方兼龜蛇二象今強分騰蛇於己是以中央為北也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畫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玄龜中畫黃螭螭丘蚓也黃帝以土德王有土瑞丘蚓如虹其說尤曲

五運北方有二

重為春神曰勾芒黎為夏神曰祝融勾龍為中央神

曰后土該為秋神曰蓐收修與熙為冬神曰玄冥春夏中央秋之神皆一人而冬獨有二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習坎於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玄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六壬家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陳庚辛白虎壬癸騰蛇玄武亦此理也在易四德元亨利貞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貞亦兩德太玄準易罔蒙直首冥以配元亨利貞而亦兼首冥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

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爨生火。火地生土。土卯生金。金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龍至。木官脩鳳至。火官脩麟至。土官脩白虎至。金官脩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游。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皇鳴桐。

五運六氣

鑿家五運。皆起於月初。天氣之先。至乾知大始也。六氣皆起於月中。地氣之後。應坤作成物也。

星禽

今之推命。有星禽。蓋以在地十二支配在天之二十八宿。如角木蛟。則配以亢金龍。每辰加一倍。而為二。惟子午卯酉四正之方。星辰至此。轉移稍遲。故三之。恰適合二十八之數。亦巧矣。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之。子則鼠也。丑則牛也。寅則虎也。卯則兔也。辰則龍也。巳則蛇也。午則馬也。未則羊也。申則猴也。酉則雞也。戌則狗也。亥則豚也。寅則虎也。卯則兔也。辰則龍也。巳則蛇也。午則馬也。未則羊也。申則猴也。酉則雞也。戌則狗也。亥則豚也。蓋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李淳風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而以蛤蜊屬邶國。可謂附會。

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蛞蝓今之瓜牛。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邙國區區之地。與蛞蝓何相干哉。良可發一笑爾。

時節

春夏秋冬。堯典之四時也。曲臺禮及唐六典。有五時之衣。則以木火土金水分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各寄四時之末。十八日。而中位在夏末秋初。素問謂之長夏。周禮改火。季夏取桑柘之火。是五時也。西域一歲分三時。以寅卯辰巳為雨時。午未申酉為熱時。戌亥子丑為寒時。曰八節者。以八風分。各四十五日也。素問所謂六節。別無解說。金光明經。初二。是花時。三四。名熱際。五六。名雨際。七八。謂秋時。九十。是寒時。後二。名冰雪。此六節也。

甲夜甲朝

晝夜刻漏。古曆百二十刻。今曆百刻。不同何也。百二十刻。用地支之數。百刻。用天干之數也。晝夜之分。以天干數之。左傳所謂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山海經亦有十日之說。故一鼓謂之甲夜。二鼓謂之乙夜。平旦謂之甲朝。楚辭云。甲之鼃吾以行是也。以地支數。

之則分為十二子丑寅卯辰巳為陽午未申酉戌亥為陰也

授時曆

嘗見元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今所用大統曆全依授時曆獨改二致之刻長極於六十短極於四十故謂之大統合天下為候元曰授時主燕享為候也郭守敬墓碑可互考

纁夏玄冬

太玄注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金黻

宋人秋日書啓金黻秩序玉宇專涼又金顥平分碧

虛如拭皆竒語

黻與擎同禮記秋擎也

性情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忘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又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

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為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雛蘭之性為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又

李慨曰人之性靜情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情嗜欲是也故為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劉晝曰烟生於火而鬱火者烟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注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為性感而遂通為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性其情感而乖戾則是情其性羣動息而夜氣清與

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珠櫝魚筌

伊川謂治經遺道引韓非子買櫝還珠然猶知有經也後世治經求仕者則所謂得魚而忘筌猶以筌得魚也今之學者謂六經皆聖人之跡不必學又謂格物者非窮理也格物者格其物之心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修身者修其物之身也齊家者齊其物之家也治國者治其物之國也平天下者平其物之天下也是全不在我全不用工是無櫝而欲市珠無筌而欲得魚也謂其說之新可聽則可當於理則未也

櫝柄

張無垢云櫝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或不知其出也

蔣北潭戲語

余友蔣北潭芝善戲語而有妙理嘗論近日講學之異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說又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出新人耳目如時魚鮮笋肥美爽口盤殺陳前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飫依舊是鵝鴨菜蔬上也

又如真旦看厭卻愛裝旦北西廂聽厭乃唱南西廂
觀聽既久依舊是真旦北西廂出也公勿與辨但徐
徐俟之

夾雜道學

朱子答黃勉齋書曰前此學徒真偽難辨今得此鍛
鍊一番夾雜者無所逃矣此蓋韓侂胄禁偽學之後
朱子云云也可謂君子不黨由此觀之宋之道學夾
雜者亦多朱子亦厭之豈惟宋哉論語曰無為小人
儒即夾雜也孔子亦厭之矣豈惟孔子厭之書曰象
恭滔天堯舜亦厭之矣大抵有正色即有間色正當

辨其似是之非今也不然護短匿瑕以相標榜無乃
謬耶

劉靜修論學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
豈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
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
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
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
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
三四而備之也

陳同甫與朱子書

同甫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亦過矣。予喜其言。有切于士病。故書之以自警。劉安世嘗云。願士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夫立此門戶。此元祐之士病。黃履翁云。願士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病也。黨籍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與。

游定夫帖

游定夫一帖與友人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為基。絺兮絺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近日厭窮理之煩。而貪居敬之捷者。安得以是說告之。

李延平胡仁仲格言

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延平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仁仲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
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
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
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
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
一也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
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道學

或問何謂道學曰天下之達道五能行五者於天下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道學盡於是矣何謂心學曰道
之行也存主於內無一念而非道發達於外無一事
而非心表裏貫徹無載爾偽心學盡於是矣故道學
心學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
無高遠玄妙之說至易而行難內外一者也被外之
所行顛倒錯亂於人倫事理大戾碩異巾詭服濶論
高談飾虛文美觀而曰吾道學吾心學使人領會於
渺茫恍惚之間而無可著摸以求所謂禪悟此其賊
道喪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亂民之儔聖王之所必誅
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學心學之有

禪學俗學

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
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
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
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
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
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
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訝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
用世之俗學以之

儒教禪教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
之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
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太史升菴文集七十五卷終

楊文集

卷之五十五





